

东方教父神学自由概念简析

徐凤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海淀区,100871 北京)

提要:东方教父神学中人的意志自由大于天主教神学中人的意志自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仰起点上,东方教父强调神人合作与人的意志选择的必要性,西方神学则在原罪观前提下突出上帝恩典的决定性;二是在灵修神学中,东方教父苦修神学认为灵修的本质是个人博取上帝恩典;西方灵修神学则认为灵修是灵修者体验自己的罪过并效仿基督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东正教的自由概念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概念有四点不同:主体不同,处境不同,意义不同,目标不同。

关键词:东方教父;神人合作;自由;灵修

作者:徐凤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地址:北京,100871,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哲学系;电话:86-10-62769304;电子邮箱:xufenglin@pku.edu.cn.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第二章第一节,论述斯拉夫主义的时候,转述了霍米亚科夫的一个观点:俄国应当“向西方告知自由的奥秘”,“赐给西方神圣自由的礼物”。这就是说,在霍米亚科夫看来,俄国教给西方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时的俄国正处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下,许多俄国人都向往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显然,霍米亚科夫所说的自由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宗教意义上的自由。别尔嘉耶夫评论说,“霍米亚科夫的这一观点毕竟具有其不能被俄国经验现实所驳倒的真理性,俄罗斯民族的深处具有比自由和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大的精神自由。东正教深处具有比天主教更大的自由”^[1]。

这就是说,从19世纪的霍米亚科夫到20世纪的别尔嘉耶夫,都确认东正教深处有比天主教更大的自由。那么,如何理解“东正教深处有比天主教更大的自由”?为什么说“俄罗斯民族的深处具有比自由和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大的精神自由”?

我们首先需要对“自由”一词进行分类,以便确定东正教中的“自由”,或宗教意义上的“自由”,具有怎样的含义。“自由”一词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中具有过于复杂多样的含义,我们在此谈论的东正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中的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确切地说,是人的意志在与上帝的关系之中的自由。由于东正教神学的基本思想根源于东方教父(希腊教父与拜占庭神学家)学说,我们在此认为东正教神学与东方教父神学具有相同的含义。

那么,在东方教父神学中,人的意志在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比在天主教中人的意志自由“大”在哪里呢?我认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仰起点上,东正教中人的自由大于西方基督教中的自由;二是在灵修神学中,东正教苦修神学中人的意志自由大于西方基督教灵修神学中人的意志自由。

[1] Бердяев, Н. А. 2000: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 Шевчук», 41. [Berdyev, N. A. 2000: *The Russian Idea*. Moscow, Press Shevchuk, 41].

先看第一方面。东西方神学中人的“意志自由”的大小,源于西方基督教神学中人的“原罪”概念与东正教神学中人的“神性”概念的不同。

人的信仰起点,人开始信仰上帝,是主要依靠人自己意志的自由选择,还是主要依靠上帝恩典,由上帝恩典决定?这是西方基督教神学长期以来热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许多深刻的思想探索和复杂的概念辨析,我们不在此详述。简单地说,西方神学主流思想以奥古斯丁学说为根据,从人的“原罪”出发,强调上帝恩典的决定作用。虽然初人亚当在受造之初拥有完全的上帝形象和意志自由,但他的犯罪堕落使他丧失了这一完满神性和自由。亚当的罪通过遗传途径传递给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生来就有原罪。人的皈依当然需要人自己意志的追求和接受,但因为人的原罪,使得人的意志是否有这个追求,以及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信仰,主要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自由,而是要看上帝是否降恩于他。这样,人的原罪使得他在信仰起点上很少具有意志自由。

东正教神学的“原罪说”与西方神学不同,它强调人的意志自愿信靠上帝的重要性。东正教神学家所说的“原罪”,不是指来自亚当传承的、人人生而具有的罪,而是指亚当一人的“先祖之罪”(ancestral sin),亚当遗传给后人的不是罪过,而是死亡性。亚当一个人必需为先祖之罪感到愧疚,而堕落之后的人类要共同承担的惩罚主要是死亡。现代东正教神学家梅延多夫转述拜占庭神学家的思想时指出,“按照格里高利·帕拉马的观点,上帝之子的道成肉身是为了使我们摆脱遗传而来的死亡性,而不是摆脱亚当的罪”〔2〕。根据另一位当代研究者的观点:“人类与先祖的共通之处是什么?西方学者把焦点放在亚当与人类的罪的关系之上。在奥古斯丁的诠释之后,加尔文派或路德宗传统里的新教徒,倾向支持遗传之罪的立场。J. Packer 清楚地指出‘原罪的主张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我们生来便带着受制于罪的天性’”〔3〕。因此,东正教神学家秉承希腊教父的观点,强调人的上帝形象一面。尼撒的圣格里高利认为,上帝所造的人只能成为善的本性〔4〕,也就是朝向与上帝交流,追求非受造的恩典。“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这里指的是全部人性。正是这一人性与上帝相似”〔5〕。亚当的人格所固有的上帝形象也属于整个人类,属于“全部人”。

这样,由于东正教神学突出了人的神性一面,淡化了人的罪性一面,因此强调在信仰的选择上,人拥有更多的意志自由,或者说,人的自主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东方教会传统总是强调上帝恩典与人的自由是同时起作用的。埃及的马卡里说:“人的意志仿佛是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人的意志,上帝自己什么也做不到,虽然上帝按照自己的自由可以做”〔6〕。按照俄罗斯新教父综合学说的代表人物弗拉基米尔·洛斯基对东方教会神学观点的概括,在恩典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上,东方教会坚持“神人合作”(синергия)的观点。恩典不是人的善良意志的奖赏(像佩拉纠所希望的那样),但恩典也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原因,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人的意志和能力,也不是上帝的恩赐与奖赏,而是合作,是上帝意志和人的意志这两个意志的合作,是人的认同,在这个认同里,上帝的恩典得到越来越多地

〔2〕 Мейендорф, Иоан 1997: Жизнь и труды св. Григория Паламы: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изантинороссика, 177. [Meyendorff, Jean 1997: *Introduction A L'Etud de Gregoire Palamas*. Translate to Russian by G. N. Nachikin. Sanct Peterburg, 177].

〔3〕 曹荣锦 CAO Rongjin 著,李彦仪 LI Yanyi、黄伟业 HUANG Jingye 译:《成神论与天人合一(汉语神学与中国的第二次启蒙)》,香港道风书社,2015年,第189-190页。[Alexander Chow 2015: *Theos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the Seco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 to Chinese by Li Yanyi and Huang Weiy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15, P. 189-190.]

〔4〕 在希腊教父著作中,人的“本性”(Природа, Nature)实际上有两种含义,神性和罪性,两者都是人的本性。他们在谈论人的受造被赋予了上帝形象时,强调人的“本性”与上帝是一致的;在把“本性”与“人格”相对立的时候,强调“本性”是自然惯性,是应当被人格所克服的。

〔5〕 См.: Григорий Нисский. Об устрой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22. — Творения. В 8 т. Т. 1. М., 1861. С. 164-165. [Gregory of Nyssa. On the Making of Man. PG, t. 44, col. 204D].

〔6〕 См.: Прп. Макарий Египетский. Беседа 37, 10. — Творения. М., 2002. С. 431. [Macarius of Egypt. PG, t. 34, col. 757 A].

展现,被人所博取和把握。恩典——是上帝在人身上的临在,这个临在要求人的方面做出不断努力。但人的努力丝毫不决定恩典本身,同样,恩典也不作为外部力量对人的自由有丝毫影响^[7]。

东正教神学既反对罪决定论,也反对上帝决定论。认为人的救赎有两个方面,“本性”(Природа, Nature)方面和“个性人格”(Личность, Personality)方面。基督以自己的死为人赎罪,只是在人的本性方面实现的,“而人的人格则完全没有进入任何一个物理的、无意识的、消除自由和个性的神化过程。我们在摆脱了罪的决定论之后,不能陷入上帝决定论。恩典不消灭自由,因为恩典不是来自作为我们本性之位格首领的圣子的合一力量。恩典具有另外的位格源泉,不依赖于圣子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来自父的圣灵”^[8]。人的神圣使命是在圣灵的恩典中实现、建造自己的个性人格。

再看第二方面,在东西方灵修神学中,也存在着对人的意志自由的作用的不同理解。西方基督教的灵修道路注重“效法基督”的方法,东正教的灵修学说则强调灵性的本质是“博取圣灵”。

西方灵修学主要是“基督中心论”的。西方基督教灵修学较为注重基督的人性和生命经验。托马斯·厄·肯培所著的中世纪灵修名著《校法基督》一书在西方灵修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的神学思想具有一种“从基督出发、在基督中和为了基督”的逻辑。在他的《神操》中,基督在整个灵性操练过程中都处于修行者意念的中心。在神操第二、第三、第四周的默观中,操练者在思维和想象中重现福音书的全部场景,与基督同住同行、同情共感地参与和见证耶稣的降生、行神迹、受难和复活的奥迹。基督成为人的“灵性、想象和身体感受的中心”^[9]。在基督中心论的灵修神学中,主张灵修者体验自己的罪过,效仿基督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和献身精神。

对基督人性的崇拜是与东方教会传统格格不入的。东正教总是把基督看作是具有完全的神性。“东方教会的灵性生活不走效仿基督的道路。这种效仿在此显得是不完整的,仿佛是与基督的外在关系”^[10]。效法基督的美德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手段,是基督徒生活的特征和外部表现。对东方教会的灵性生活来说,使修行者与基督相似的唯一道路是博取圣灵所传授的恩典。因此可以说,东正教灵修思想是以“圣灵中心论”的。修行者的生活目标是走向“与上帝合一”,这一目标要通过“神人合作”来实现。如果说上帝在教会中给信仰者准备了达到此目标的全部客观条件,那么,信仰者从自己方面则应当创造一切必要的主观条件。这个主观条件要求人的自由意志的努力。

走向与上帝合一之路包括皈依、忏悔、净化、完善等阶段。但各阶段之间不是完全割裂的。灵性生活从皈依开始,从意志朝向上帝和拒绝俗世开始。皈依是自由地完成的,也如罪过的完成一样,罪过也是自由地与上帝分离。皈依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朝向上帝的意志的不断努力。因为与上帝合一的道路不是无意识的过程。这条道路要求心智的不断清醒和意志的恒常努力。“警醒”是东正教苦修神学的重要概念,它要求人在向与上帝完全合一的上升之路的全部阶段,都保持完全的自觉性。“忏悔”一词的原词含义不是悔过,而是“改变思想”,“改变心智”。忏悔不只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应当走过的阶段。忏悔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阶段,而是那些真正追求与上帝合一者的经常不断的状态。正如向上帝上升之路一样,忏悔是不可能无止境的。净化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无止境的,因为即便是最

[7] Лосский, В. Н. Очерки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2013. С. 299-300. [Lossky, V. N. 1944; *Essai sur la theologie mystique de l' Eglise d' Orient*. Paris: Aubier.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by V. A. Reschikova. Moscow: The Trinity Lavra of St. Sergius, 2013, 299-300.]

[8] *Ibid.*, 279.

[9] 参见:沈满霖 SHEN Manlin 2016:《伊纳爵·罗耀拉《神操》研究》*Yinajue Luoyaola Shencao yanjiu* [Faith and Experience: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Ignatius of Loyola]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Beiji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Peking University PhD thesis], 60.

[10] Лосский, В. Н. 2013: Очерки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371. [Lossky, V. N. 1944; *Essai sur la theologie mystique de l' Eglise d' Orient*. Paris: Aubier, 1944.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by V. A. Reschikova. Moscow: The Trinity Lavra of St. Sergius, 2013. 371.]

完善的人的完善,其实也是不完善的。

与上帝合一之路中的自由意志还与人的个性本质即“人格”相关。与上帝合一不是某种机械的和无意识的过程的普遍结果,而应当是在人格中实现的,是个性化的,是依靠圣灵和信仰者的自由而在人格中实现的。“在完善的人格中,不再有‘无意识的’、本能的和不由自主之物的位置;一切都充满了上帝之光,这光是人格所掌握的,这光因圣灵的赐予而成为人格自己的品质”^[11]。“完善的人格在自己的全部决定中完全是自觉的:他摆脱了一切强迫,摆脱了一切自然必然性。人格在与上帝合一的路上越往前走,他就越是自觉的”^[12]。在此,意志自由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主动性,自觉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东正教中的自由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是一种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颇为不同的自由概念。不同在哪里?

我们把自由概念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这是外在的自由概念;一类是东正教(基督宗教)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概念,这是内在的自由概念。两者的差异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主体不同。外在自由的主体是已定型的现实的个人。也就是为自己而生、拥有自己的个人本性和自己的个人意志的个体。比如在科学认识中人对自然规律的自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个人面对他人、面对法律的自由等等。这是启蒙主义理性意义上的自由,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这的自由,也就是现代性语境中的自由。在东正教神学的意志自由概念中,自由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人的纯粹意志,是人的动机、意愿、意念。在东正教神学中,人的概念所指的不是经验的、具体的、自主的个人,而是理念的人,是作为上帝造物的、具有上帝形象的普遍的人。东正教静修主义神学认为,苦修者在荒野修道室的独自祈祷具有普遍的拯救意义。

第二,处境不同。外在自由的主体在一定的现实处境中,处于与自然规律或他人的外部关系,受这些关系的决定和制约。自由就是要摆脱某种东西,从某种东西中解放出来;东正教神学中的意志自由的主体则在一个抽象的完全自主的空间里,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自由决定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意志的决定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它的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因此也应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个意志自由不是摆脱某种外物,而是主动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上帝。

第三,意义不同。外在自由是主体个人的权利,是他在一定处境下被允许可以怎样做的范围;东正教的意志自由则是责任和使命。是他为了与上帝合一应当怎样做。与上帝合一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人格的生成和实现过程。

第四,目标不同,外在自由的主体从分散的自我出发,走向分散的自我确立;东正教意志自由的主体则没有孤立的自我确立,而是从自由出发,走向在上帝中统一的个体人格。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说“东正教深处有比天主教更大的自由”,是指内在的自由。因此,这不是说在东正教中现实的个人“确实”拥有更大的自由权利,而是说人的纯粹意志在上帝恩典面前“应当”具有更多的主动性、能动性,换句话说,具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如果说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东正教,西方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是西方基督教,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民族的深处具有比自由和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大的精神自由”,这个论断就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它在东正教神学上具有合理性。这种自由观的差异也是后来俄罗斯与西方精神文化差异的重要根源。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自由观经过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批判性改造,孕育出了现代性的人权思想、法制观念和民主精神。俄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因此,宗教意义上的内在精神自由没有经过自身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思想的批判性改造,18世纪以后,俄国政权和知识分子直接接受了西方思想。这一历史状况对俄国后来的思想和政治发展造成

[11] *Ibid.*, 330.

[12] *Ibid.*, 331.

了巨大影响。这已是另外的话题。回到自由观本身,俄罗斯东正教这种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俄罗斯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精神源泉。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内在精神自由,往往被感知和理解为个体的外在自由,也就是现实个人的自由权利和无拘无束,而不是个人意志的责任和使命,这种错位和转换会造成不良的文化和社会后果。例如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化特点,法制观念相对薄弱的传统,政治和社会乌托邦精神。

English Title: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f the Eastern Fathers of the Church

XU Feng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Address: Beijing, 100871, Haiding district,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el. : 86-10-62769304; Mail: xufenglin@pku.edu.cn.

Abstract: Freedom of the will in Theology of Eastern Fathers of the Church is greater tha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of the Catholic theology, in two ways; First, at the beginning of faith, Eastern Fathers of the Church emphasize the Synergy and necessity of human will's choice, and Western theology highlighted the decisiveness of God's grace under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Secondly, Eastern Fathers of the Church believe that the essence of Spiritual practice is human beings receiving God's grace, and for Western theologians the Spiritual practice is Spiritualists experiencing their sins and imitating the example of Christ obeying the Will of God. There are four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mmon concept of freedom; in subject, in context, in implication and in intent.

Key Words: Eastern Fathers of the Church; Synergy; Freedom; Spiritual practice